

宋东方 著

*On the Road to New York:
Ups and Downs*

风雨纽约路

每一个美国梦的背后都写满艰辛苦楚，
可谁能明白美国梦究竟是什么？
每一个纽约客都试图读懂纽约，
可谁又能分清自己是悟透了，
还是在这里迷失……



山东友谊出版社
Shandong Friendship Publishing House

014036570

1247.57
3335

宋东方 著

风雨纽约路

*On the Road to New York:
Ups and Downs*



山东友谊出版社
Shandong Friendship Publishing House



北航

C1723531

[247.5]
333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雨纽约路 / 宋东方著. —— 济南 : 山东友谊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516-0456-7

I. ①风… II. ①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02877 号

主 管: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山东友谊出版社

地 址: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政编码:250002

电 话:出版管理部(0531)82098756

市场营销部(0531)82098035(传真)

印 刷:山东旅科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170mm×240mm

印 张:21.5

插 页:1

字 数:300 千字

定 价:36.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出版社出版管理部联系调换)

Who knows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American Dream? Although it has lured tens of millions of people to the USA and was expected to be a journey comprised of hardship and isolation.

Every man who lives in New York reads their own meaning into the City, either being able to find true spirits out of it or being lost in the glory...

目 录

Contents

- | | |
|-------------|-----------------|
| 一、重逢华尔街 001 | 十、惜玉怜香 087 |
| 二、愿遂曼哈顿 011 | 十一、他山之石 097 |
| 三、落脚法拉盛 020 | 十二、披魔鬼外衣的天使 106 |
| 四、笨鸟初飞 030 | 十三、渐远的孩子 115 |
| 五、雏鹰落地 039 | 十四、圈子又一个圈子 127 |
| 六、纽约客 047 | 十五、中央公园 136 |
| 七、一城两梦 058 | 十六、杯中物 145 |
| 八、飞地 068 | 十七、借花献佛 156 |
| 九、不如归去 078 | 十八、想人间最苦 166 |



十九、蝗虫谷 175

二十、人走茶温 185

二十一、人去后，山遥水遥 194

二十二、飓风惊城 203

二十三、故人 212

二十四、绿卡 220

二十五、下山兽与祸根苗 229

二十六、南茜的庆生派对 238

二十七、长岛平安夜 246

二十八、大都会 255

二十九、刮骨刀 263

三十、王牌 273

三十一、你不属于这里 282

三十二、梦里不知身是客 292

三十三、二月春浅 301

三十四、别了，中国城 310

三十五、一个人的迈阿密 320

三十六、路未央 329

一、重逢华尔街

高空中俯瞰曼哈顿城，仿佛是只正欲一猛子击扎入水的美人鱼，她以背倚新泽西、腹抵皇后区、脚蹬布朗克斯的姿态，直面绕城而流、倾汇入海的东河，虽有些头重脚轻，然而那弓背缩脖的发力之态，偏偏有股翻江倒海的势头。这只人鱼的头部，是纽约金融中心的所在——华尔街。

在华尔街的东南角，与静静流淌的东河一桥之隔的高楼下，站着一位二十岁出头的少年。挺拔的身姿，精瘦而结实，健硕而匀称。棱角分明的脸庞，略显疲惫的剑眉长眼中透着并不显山露水的神情。直耸的山根下面一张双唇干燥的嘴，抬头看见高楼的门牌号码，嘴角上翘带出三分笑意，呼应着自己的眼神。他叫赵释褐，昨天才从奥尔巴尼到纽约市。

奥尔巴尼在曼哈顿的北方，被称作纽约上州的地方，上个月才下过雪，这几日至高也是穿夹克的温度，而纽约却已经进入了衬衣的季节。明眼人只需一瞥，便知道这座雄伟的城市并不适合含羞带骚的春天，在这片钢筋铁骨水泥皮玻璃眼的林子中，本没有多少供春落脚的位置。路肩上隔三差五的新生树芽，孤独地向春天吐露着单相思，却因势单力薄而构不成春色，了无痕迹的春色，似乎已经被蠢蠢欲动的夏天吓得萌生了退意。

释褐抿了抿嘴，抬头看看天，太阳被湮没天地的楼林子挡住了。他没预

料到这里同自己生活了两年的奥尔巴尼在气温上会相差这样大，此时他还是浅色衬衣深色西服外罩棉夹克的打扮。他把夹克脱下来搭在手上，微风吹过，不由得身心舒畅了一阵。再过一周，释褐就毕业整一个月了，在奥尔巴尼找工作的不顺利使他焦心。“人挪活，树挪死”的古训言犹在耳，至于为什么是纽约城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他也想不清楚，似乎连想都没有想过就搬了来。此刻，他正应了一家华尔街金融公司的工作面试。接到面试通知已过去三天，而最初的亢奋与紧张依然伴随着他，在他胸中燃起一股暗火，焦得他口唇干渴，掌心却湿漉漉的。他担心迟到，早早地就站在这公司的楼下，心里无缘由地对这座陌生的城市充满了亲切与安全之感——这本不应该是陌生所带来的，但他对这种满满登登的心情很满意，这感觉自然地写在了脸上。他再次确认了门牌号，看着眼前这幢仰起脖子也望不到顶的裹着蓝莹莹玻璃的庞然大物，他仿佛来到了属于自己信仰的庙宇，感受到了一股神圣的威严感。阳光虽不骄人，但借着大楼通体展开的晶莹外墙，四面八方闪烁起的硬金属的光芒，耀得释褐抬不起头。他心里跃出一个念头：这就是金银的光泽了吧。

释褐已经完全转向了，这里的街道都是随心所欲纵横交错在一起的。华尔街的南段接着南大街，街面上方立着高架桥。他的眼睛一刻不停地撒网似的观察，一家高架桥下面的狗宠代管所引走了他的注意力。那是一块篮球场那样大的场地，由矮栅栏围着，一个三十岁左右的拉美裔女人正两只手各牵着两三只狗，喊着释褐听不懂的号子绕着场地跑得满头油汗。她里边穿的绿色长袖，外边套的白色短袖，汗水已经湿透洒了出来，头发甩来甩去。四周栅栏上有的狗被链子拴着，有的被关在笼子里，吠声不断。围栏边上三三两两地站着些人，边说笑着边看那女人动作夸张地跑着。释褐心想，在这寸土寸金、寸秒也寸金的华尔街，怎么有这么多人像自己似的有闲工夫看遛狗呢？他下意识地看看表，只差三刻钟了，便整了整板挺的西服，松了松又紧了紧

领带结，返身朝大楼走去。

通过安检，释褐跟着一大帮人上了电梯，几乎没费什么时间，又随着人群走进了发给他面试通知的公司。正门里是一个同教室差不多大的厅，迎面错落地散着三四排折椅，有稀有密地坐着十几个正在填表的西装革履的男女们。释褐心里一下失落了许多，有点犯嘀咕，“这不会都是来面试的吧！”

大厅正对面是前台，释褐走上去向那位笑容甜美却多少显得有些不耐烦的年轻接待员要了份资料登记表，找了个人少的角落开始填。大约过了十几分钟，他刚填好表，一记巴掌沉重地击打在他背上，伴随着一句：“你也来面试啊，这也太巧了！”引来一厅人的注目。释褐辨出了声音，仰头正看见冲他笑得露齿的一张俊脸。那是一张饱满的细长脸，浓眉炬目，立体的五官不输给西方人，上扬的唇角带着一副自然的得意笑容，完全不顾周围投来的目光。衣架子一样笔挺的身板，裹着一套修身的西服，他正俯视着自己。

“咦，青林？你也来啦！”释褐刚一张嘴，立刻被周围的目光灼得不自在了，他降低了音调，拉魏青林坐下，“这么巧，你也搬来曼哈顿啦。”

“对啊，你什么时候到的？”青林依旧满脸笑容的样子。

“小点声，我昨天才到的，就为了这个面试。”释褐做了个嘘声的手势。

“哦，是吗，我也是才到，我……”青林正要寒暄，被释褐打断了。

“先别细聊，你填表了吗？先填表，等完事再好好聊吧。”释褐指了指前台，示意青林过去。

等了片刻，释褐同青林随着五六个人一块儿进了会议室。面试官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亚裔男子，身上穿了件白衬衣没打领带，身高，却极瘦；脸上铺满细密的小纹路，五官平常，只一双眼炯炯而深邃；发际线很靠后，比常人突出的大脑门光亮润泽。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阿姆斯特公司面试，我是你们的面试官，可以叫



我迈克。”男子面无表情地说道。

听到面试官的声音，释褐心里踏实了许多，他能分辨出迈克浓浓的外国人的英语口语音，而不是“香蕉”。他下意识地看了看青林，青林隔着一个人坐在他左边，释褐猛地意识到自己是右边数第一个，心里不免又有些发虚。

开场白之后，迈克清了清嗓子，面向释褐：“我会问每个人不同的问题，就从最右边开始吧，请你简单地介绍一下自己。”

释褐一愣，脸上的表情并没变化，连说带背的一套词脱口而出：“大家好，我的名字是赵释褐，今年五月毕业于奥尔巴尼大学，经济学硕士。我是从中国来的，来美国两年了。”话音刚落，迈克回道：“OK，很好。”然后把脸从一堆简历中抬起，微微转向释褐旁边的应征者，“在你的简历中我发现你半年内换了六份工作，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释褐吁了一口气，也把头转向身旁的人，那是个看上去弱不禁风的白人：“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没有足够的说服自己继续做下去的理由了。”

“嗯，可以接受。”迈克又转向青林，迎着他始终自信满满的微笑，“你上个月在做什么？”

青林明显地一怔，眼角闪过一丝讶异，很快便平复了，说道：“我和我的女朋友一起去毕业旅行了。”

“哦，都去了哪里？”迈克低着头看简历，补充问道。

“西海岸，拉斯维加斯、洛杉矶、旧金山那一带。”青林轻松地说。

“听上去还不错。”迈克浅笑了一下，又转去第四个人，一个看上去有些岁数的白人，“你为什么要离开之前的工作呢？”

“我在美东银行做了16年，你知道的，经济危机，被裁掉了。”

“这可，这可，不是件好事。你的兴趣有哪些呢？”

听着看着迈克一个挨一个地问着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释褐心情逐渐平

和了。他之前也参加过几场面试，但都是一对一的，像这种一对多的情形还是头一次遇到。他本想着自己头一个回答一定是要吃亏的，但现在看来这种地下一脚天上一脚的提问方式根本无从准备。“也许就是为了要测试我们的急智呢。”释褐暗暗地想。

转了一圈又回到释褐自己这里。迈克问：“如果要你专注在一个领域，你会选择哪个领域作为你的投资目标？”

释褐心想：这进入主题的速度也太快了吧。稍一顿，他慢慢地说：“我会关注新式的网站模式。”

“可以讲得具体一点吗？”迈克头也不抬。

“可以。我最近在研究一个网站，一种新式的众包形式网站，交易平台，但交易的既不是实际的商品，也不是虚拟的信息，而是时间。”释褐抿了下嘴，慢条斯理地说，“我们知道 Google, Youtube, Ebay 这些网站都是供用户获取不同资源的网站，而我想说的是为专家和诉求者提供认识机会的平台。举个例子，我想申请大学，不知道如何可以被名牌大学带奖学金录取，就可以上这种网站找相应的专家咨询，完成后再根据满意度付款。”

迈克微微点了下头，继续向后面问去，当问到青林时，迈克明显轻松了一点，问道：“你最开心的一个月是在哪里，同谁度过的？”

“哇，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青林夸张的语气把大家逗笑了，“是去年陪我的女朋友一起去的夏威夷，至于为什么，我不想告诉你们，可我认为你们已经能想到了。”又引起了大家一顿笑，释褐也跟着笑了两声。

如此这般毫无规律地问了三个回合后，迈克放下了每个人记得密密麻麻的简历，收起刚才随意的态度，用严肃又坚定的职业口吻问道：“你们应该知道，我们要招的是操盘手。你们中有人对此了解，有人不了解，但这都不重要，我们是会从头培训的。我现在想请你们说说，你们觉得当操盘手最重要的是



什么？”

“我们是专业的、职业的，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能从这里赚到钱。”释褐身边的白人说。

“我们的交易手续费比外界低。”释褐凭借粗浅的了解回答。

“我们，操盘手，会研究交易系统的漏洞，比如某些系统会存在时间差，我们可以利用。”坐在最左边的另外一张亚洲面孔的声音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严格按照公司的规定来执行。”青林在众人稍稍停顿的空当处加了一句，又给每个人脸上添了点笑意。

“很好，你们说得都很正确。”迈克不置可否地赞同了一句，接着说道，“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

没等大家开口，坐在最左边的亚洲小伙子腾地站了起来，先递给迈克一摞黄页电话簿般厚的大白本，语速极快地说：“我想先说说我的情况，我目前在哥伦比亚大学读金融数学硕士，还有半年毕业，我接触期货已经有11年了。我第一次炒期货还是在高中，给您的本子是我近三年来做的部分交易记录，以及一些技术指标的分析笔记。还有，我对期货不只是兴趣，更是一种毕生的追求。我在近三年中几乎赚了20万美金，当然，期间也有损失……”释褐看着这位年纪不大但已经快失去发际线的朋友，从开始时的细听到后来的只是看着他的嘴一张一合，而不关注声音了。目光所及，也正能看见青林不屑一顾地撇了撇嘴。

“……我的问题是，公司培训的操作费用，由谁来出？”他说完时所有人都喘了口粗气。

“这是个好问题，但实际上公司的网站已经给出了答案，需要你们自己来准备一万美金，在公司网站上开账户，进行实盘模拟。”迈克说道。

释褐突然间明白了，而大家的问题也在这一点上发散跟进。

“那分红是怎么样的？”

“五五开。”

“交易需要收费吗？”

“是的，但比市场上要少得多。”

“培训多长时间？”青林问。

“四到五个月。”

一串连珠炮似的问题，被迈克一一解答了。待到大家都没了话讲，迈克面带微笑地说道：“各位，面试到此为止，请回去关注个人邮箱，我们会进行正式通知。希望通过面试的人有个心理准备，如果你打算做这一行，在最初的几个月中，会有很多东西要学，睡觉嘛，会很少。谢谢大家今天的参加。”

散场的时候，青林拉了释褐一把，示意他跟着自己。他俩紧跟着哥大的小伙子出了门，一同挤进了电梯。还没站稳脚，青林便凑了过去：“朋友，刚才你说的都把我给弄懵了，真专业啊。怎么哥大的也要自己找工作啊，我听说不都是工作找你们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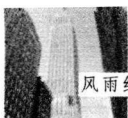
“哪有，一样找不到工作呢。经济危机哪里是那么容易恢复的。”小伙子苦闷着一张脸，但能看出他对青林并不反感。

“你不用着急哪，我看今天你准成。”青林说。

“你以前没应聘过这行吧。我给你讲，今天来面试的，别管什么背景，他全要，你信不信？”

“这不太可能吧。”青林的语气透着不相信。

“怎么不可能了，自己带钱去，挣了钱他分一半，赔了是自己的，还要给他交手续费，他为什么不要？唉，原先都是公司出钱培训呢，这两年一闹危机，他们也学精了。唉，没赶上好时候啊……”小伙子不住地叹气。说着，电梯到了大厅，众人道个别分头出门。青林碰了碰释褐：“走，找个地方聊会儿。”



两人向着河边走了没几步路，到了一个紧挨着东河的小广场，这里有人跑步，有人遛狗，还有人拍照，离街近处还有卖热狗点心的小推车。青林抓着买来的四个热狗，和释褐面朝河水坐在了花坛石沿上。

“什么情况啊，毕业都一个月了。”青林大口地咬着热狗。

“找工作呢，咱那不好找呀，机会少，一听要办工作签证就更没戏了。找了一个多月了也没进展，就过来了。还好我有个表哥在这边，帮我找了个住处。”释褐边说着，边把热狗上的番茄酱吸到嘴里，怕弄脏了西服。

“怎么样，当初就跟你说了，找工作就得来纽约。”青林很快吞下去一个热狗，拿起手边的另一个。

“咱那边也是纽约，还是纽约的省会呢。”释褐补了一句。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奥尔巴尼成了自己口中的“咱那边”。

“你可算了吧！你跟中国人说奥尔巴尼，有几个知道的？纽约对我们来说就是曼哈顿的代名词。”青林吃完另一个，抹了抹嘴，说道，“反正都来了。步瑶也来了，我们现在住曼哈顿的中国城。本来想邀你回家坐坐，还没拾掇好，就先不客气了。”

“跟我客气什么，”释褐顿了一顿，“你怎么也想着来找工作了，不是说要回国帮你父亲的吗，公司缺人什么的。”

“我爸那身体，比我都壮实！”青林夸张地挺了挺胸，接着说道，“主要是家里老催老催的，把我催烦了都，就说先自己锻炼锻炼，混不下去了再说。”

释褐知道，步瑶肯定也是青林不回国的一个理由，但他既然不说，自己也不便开口。

“那你呢，我记得毕业前肖教授就问你要不要读他的博来着，看得出他挺想你继续留校的。”青林问道。

释褐笑了笑，“读了快20年书了，快成书橱啦。都不知道校园外边是什

么样的，出来闯一闯吧。”接着他换了个话题，问道，“今天这工作你怎么想的？”

“你没听刚才那位说啊，估计都能过。我再找找其他的工作，没合适的就去呗。哈哈，拿华尔街保底，多有面子。你呢，怎么想的？”青林的脸上闪现着自信与希望的光芒。

“我可不来，一万美金呢。”释褐咂了下嘴，心想着这不是自带房倒插门么，说道，“我就老老实实在找个糊口的工作得了，没那么多要求。还有，你看看刚才那哥们，硕士还没毕业呢，就快秃顶了，就是干这活累得。”

“你可别咒我，兴许他是遗传。”青林和释褐相视一笑，各自开怀起来。青林洪亮的笑声引来人行道上一位穿紧身衣正慢跑的金发女郎的目光，青林也不回避，迎着目光笑自己的。

“哎，看什么呢？”释褐提醒他一声。

“你看看刚才跑过去的那金发女郎，好好的白种人不当，非要把皮肤弄得和烤过似的，何苦来呢？”青林大声发着议论。

“白了几千年了，不许人家变变审美观啊。现在所有的白人不都觉得黑着点更健康、性感嘛。你在咱学校的时候还没发觉？”释褐顺着话头有一搭无一搭地说，他还没从面试中缓过神来，虽然主意已经拿定了，但总有些惋惜。

“这事我想了好久了。我跟你说，过去啊，英国的白人都特别地崇尚皮肤白，本就是白人了，不行，还得更白。一点太阳不晒，白得和吸血鬼似的，还在脸上啊用绿水笔描血管，因为人只有在极苍白的时候才能看得见血管，惨白！你想想，就是没一丁点血色的白，恐怖吧。你知道为什么吗？”

“贵族吃饱了撑得没事干的多了，不能都有理由吧。”释褐说。

“怎么能没理由呢！现在的白人要的不是黑啊，是麦色，阳光晒出来的，古铜色。其实这两个追求没差多少。要白是显示自己不用干活，晒不黑；要黑是为了显示自己有时间度假，有钱晒太阳而不用工作。发现没，就一个意思，

炫富哪！”青林侃侃而谈。

释褐笑了两声。他早就知道青林是个似乎对一切事物都有想法的人，还经常是有趣的奇思怪想。而自己这样一个并不十分出众的人是如何成为他的好朋友的呢？似乎有些偶然。两个人在一起时的聊天总能使双方都获得愉悦感，无疑是个双赢的局面。要说是性格互补，也不尽然，那又是为了什么呢？

青林见释褐并没有答话，仅只赞同地点点头，继续说道：“所以哪，甭管过去现在，人都在追求一样东西——名利，有了这个，才有闲工夫去追逐这些所谓的时尚。”青林若有所思地看着广阔平静的东河。释褐从他的语气里听出了那从第一天认识他时起就显现的奋斗拼搏、不甘人后的劲头。释褐打心眼儿里佩服青林，可以为了自己的抱负放弃家里现成的优越生活，当然也不无嫉妒。他感觉自己的激情也被撩拨了起来，曼哈顿呢，还有比这里更广更深的池子吗？有多么大的能耐，就能掀起多么大的风浪！

蟹壳青的天上只有一片集聚起来的大团薄云，白得一尘不染。太阳业已西斜，而此刻正被这团云朵遮住了。东河的近处，阳光被遮去，使得河水呈了茶绿色。渐起的春风伴着河水温和的潮意扑面而来，拂得水波纹一圈圈逐来。与水波一同逐来的，还有因为云开而平铺下来的阳光，远处的河面已然让这阳光耀得碧波清亮，随着太阳的一点点露头，这碧波清亮也一点点地向二人靠近。不多时，薄云全被吹远了，阳光又无处不在了，整片河面夺目活泼。而释褐的心情与斗志，也似乎随着这湖面上推移而来的光明，变得高昂起来。

二、愿逐曼哈顿

还在读书时青林就向往着曼哈顿了，毕业旅行一结束就带着步瑶直接搬了来。询问房价的时候，着实吓了他一跳。曼哈顿的租住房，即便是偏得离谱的区域，租金也要比皇后区和布鲁克林高出几倍。虽然最后通过房产中介找到一处曼哈顿的中国城中算不上高档的公寓，租金也远比在奥尔巴尼时贵了五倍之多。公寓的管理公司要青林提供银行存款、工作收入、往年报税等文件，来证明他不会成为社区的不安定因素。其实，只其中的一条——工作年收入必须超过月租的四十倍——就已将青林拒之门外。也许是他委实看中了这处公寓，又或是他有点被这年薪划分成的“阶级”所激怒，他一口气预付了一年的房租，三万多美金，才得到了这个一室一厅。事后他也觉得自己有些鲁莽，但当真正入住的时候，一股振奋之情充盈心间，“自由女神、华尔街、帝国大厦、联合国总部，都在曼哈顿，我也在曼哈顿，对，我也在曼哈顿！”莫名其妙地，每每想到这些，他的眼角总会挤出三两条笑纹来。

当他满面春风地开门进到这属于自己一年的落脚地时，就被步瑶拦腰抱住，温润的嘴唇在他脸上胡乱蹭了一通，嘴里发出撒娇的小动物似的“嗯嗯”声。他顺势将脸埋在步瑶的长发中，正要去揽她入怀，反扑了空，步瑶已经抽身回到了厨房。青林脸浮笑意，自己咕哝了一句“这人”，随手带上房门，一股蒜爆肉的油烟香气弥漫着房间。他脱了鞋，把沙发上还没收拾好的物件往边上挪挪，腾出空来扔下西服外套和领带，转身走去厨房。